

化谍

谭谈 著

比《潜伏》潜得更深
比《伪装者》更扑朔迷离

化谍

谭谈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谍 / 谭谈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47-6551-0

I. ①化…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7420号

书 名 化 谍

作 者 谭 谈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申丹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551-0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暗夜下的罪恶	 1
2 汉口血案	 10
3 帮派之争	 19
4 码头上的苦力	 27
5 戏园惊情	 35
6 大武汉夜总会	 43
7 突然失踪的少爷	 51
8 再发凶案	 59
9 流血的革命者	 67
10 第三起血案	 75
11 狐狸露出了尾巴	 84
12 黑吃黑	 92
13 真相	 101
14 恶狼的掩饰	 109
15 火拼	 117
16 庞大的计划	 126
17 出卖同志的叛徒	 135
18 蛇蝎美人	 144
19 恐怖的 401 室	 153
20 潜伏在身边的同志	 162

- 21 失败的刺杀行动 169
- 22 被害死的兄弟 178
- 23 引蛇出洞 187
- 24 虚假的真相 195
- 25 跟踪 204
- 26 偶然出现的日本女子 212
- 27 魔鬼 221
- 28 盗火者 230
- 29 真情假意 239
- 30 戏里戏外 247
- 31 公报私仇 255
- 32 寿宴惊魂 264
- 33 真实的谎言 273
- 34 秘密使命 281
- 35 血债 289
- 36 二十年前的噩梦 298
- 37 红颜祸水 306
- 38 母夜叉 315
- 39 菜市场的尸体 322
- 40 血债血还 331
- 41 真相大白 339
- 42 父子离心 347
- 43 最后的告白 355

1 暗夜下的罪恶

最后一丝阳光沉沉隐去，连同地平线一起消逝。夜色沉沉袭来。在东北的一个村庄，一栋低矮的房屋里，一家三口正坐在炕头取暖，其乐融融。

女人给刚出生的孩子喂完奶。男人捏着孩子的小脸蛋，乐滋滋地说：“儿子长得真像你，那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巴，跟你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当然，儿子可是我的心头肉。”女人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男人幸福地说：“等儿子长大了，我一定要将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猎人。”

“不，我想儿子以后上学堂念书，将来可以当个宰相。”

“好嘞。儿子，你快快长大。等你长大了，阿爸就送你去学堂……”

小两口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这时，只听得一声巨响，大门轰然倒下，紧接着冲进来几个人。

男人反应快，想去取墙上的猎枪，但还没来得及转身，一把刀已经直直地插进了他的胸膛。一股剧痛顿时传遍全身，男人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抱着孩子的女人被吓得缩成一团，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了，像筛糠一样瑟瑟发抖，但仍然紧紧地搂着孩子。

其中一人扫视了一圈，又示意手下把整个房屋搜查了一遍，这才走到女人面前，向她怀里的孩子伸出了手。

女人不敢哭喊，压抑着巨大恐惧，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只

是连连摇头。

男子眼里射出一道寒光，从女人手里慢慢抢过孩子。女人不敢用力，只能松手，嘴里喃喃地求饶：“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求你了，不要伤害孩子！”

男人被踩在地上，嘴里渗出了血，动弹不得，喉咙里发出声声哀号。

男子高高地举起孩子，做出要摔下来的动作。女人想冲上去抢下孩子，却被锋利的匕首逼着坐下，眼里流露出哀求、恐惧和绝望的神色。

男子把孩子慢慢放低，然后递给了身后的人。

女人的眼神跟随孩子的身影移动，她好像随时都想冲上去抢过孩子。

男子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男人，发出阵阵淫笑，随后把女人提了起来。女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极力挣扎，却无能为力。

孩子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男子狠狠地扇了女人一个耳光，然后示意手下把孩子抱走。

“还我孩子，还我的孩子！我跟你们拼了！”女人看见孩子被抱出门，嗓子都喊哑了。被踩在地上的男人，嘴里汩汩地往外冒血。他双目圆瞪，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紧接着，女人被扒了衣服。一声声淫乱的笑声充斥在屋子的每个角落，女人的哀号变得越来越微弱……

夜，越来越黑，风呼呼地吹着。很快，一切归于平静。

二十年后，汉口。

大街上人流如水，叫卖声、车声、人声……各种声音夹杂在一起，犹如一幅生动的《清明上河图》。

白喜堂位于汉口最繁华的地段。这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字号药店，如今已经成为汉口的名店。药店的老板楚望廷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童叟无欺，被人誉为华佗再世。

楚望廷刚送走一位病人，儿子楚文杰就从外面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大大咧咧地说：“爹，您猜我今天在外面遇到谁了？”

楚望廷边在柜台里忙碌，边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都多大的人了，走路还蹦蹦跳跳的，能不能稳重一点儿？”

“哎呀，爹，我跟您说正事呢。”楚文杰喝了口水，咋咋呼呼地说，“我想您也猜不到，干脆告诉您算了。爹，您还记得我小时候一块儿玩的那个黑子吗？”

楚望廷摇了摇头，想都没想便说：“不记得！”

“爹，您倒是好好想想啊，就是黑得像煤炭一样的那个。小时候我被人欺负，他还帮我打架呢。”

楚望廷这才说：“我说你怎么一天到晚都不做点正事，爹这生意忙，你就不能给爹搭把手？”

楚文杰虽然已二十余岁，但从小到大都在父亲的呵护下成长。此时他走到父亲面前，笑呵呵地说：“爹，我跟您说啊。黑子现在也长大了，跟我一样大。他在外面没事做，您能不能好心收留他呀？”

楚望廷一愣，但立即说：“白喜堂不是养闲人的地方，再说这里也不缺人手，你让他去别处吧。”

“那您刚才不是说让我给您搭把手？”

楚望廷这才明白自己被儿子耍了，哭笑不得，回头对店里的伙计杨科说：“你进去看看药煎好了没，差不多了的话，滤好了给我端出来。”

杨科一开始是店里的伙计，楚望廷后来见他聪慧，于是收他当了徒弟。

楚文杰问：“爹，您病了？”

“爹年纪大了，最近老觉得没精神。”楚望廷叹息道，紧接着把一些药包好，递到楚文杰面前说，“这是邱老板的药，你帮忙送过

去吧。”

楚文杰明白父亲所说的邱老板是谁。他不是很喜欢去邱府，但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不能推辞，临走前还叮嘱父亲要保重身体。

楚望廷无奈地说：“你要是能帮为父打理白喜堂，那为父就轻松不少啊。”

楚文杰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就提着药溜之大吉了。他不想听父亲的唠叨，更不想被束缚。

离白喜堂不远，一辆人力车停在了他面前，他大踏步坐上去，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兄弟，开走喽。”

车夫回头看了他一眼，大步跑了起来。

“黑子，慢点跑，别撞着人了。”楚文杰感觉自己好像要飞起来了似的。车夫就是黑子，黑子大声喊道：“怕什么，我拉车你放心，绝对摔不了你。”

“我才不怕，就是担心你太累了。”

“累不着我，这算什么，都还没热身。”黑子健步如飞。一张脸黑得像抹了油，在太阳底下一晒，油光可鉴。他手臂上的肌肉都绷成了一块一块的，他边跑边用肩上的白毛巾擦汗。

楚文杰突然觉得有些愧疚，自己在上面舒服地坐着，兄弟在前面卖力地跑着，于是他忍不住喊道：“黑子，你停下，快停下。”

“怎么了，还没到呢，不过快了。”

“不是，我想下来走，顺便跟你说说话。”

“走什么呀，这样不也能说话吗？”黑子扭头看了他一眼，“你是客人，我是车夫，你安心坐着。”

楚文杰笑着说：“那我可没钱付给你。”

“老板，这趟免费。”黑子压根儿没打算收他钱，“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只要是你楚老板，全部免费。”

“那我可赚大了。这样吧，你就拉着我从汉口到武昌这么转一圈，我倒想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楚文杰一句玩笑话，黑子可

当真了。

黑子头也不回地说：“那你就看好了，要是喘口气，我就不是当年的黑皮爷爷。”

楚文杰大笑起来，不禁提起了当年的往事。

那年，楚文杰在大街上被几个痞子欺负，黑子冲过来帮他打跑了痞子，最后还冲痞子喊道：“记住你黑皮爷爷，以后再敢欺负我兄弟，看黑皮爷爷不扒了你们的皮！”

黑子感慨道：“都那么多年了，你还记得啊。”

“怎么能不记得？一辈子都忘不掉。”楚文杰感激地说，“自从你这个‘黑皮爷爷’教训了那几个痞子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敢露面。”

很快到了邱府门口，黑子停下来，回身说：“到了。”

楚文杰说：“要不你先去忙，我待会儿自己回去。”

“不用，我等你吧。咱们兄弟好多年没见，今儿刚见面，我请你喝酒去。”黑子喜滋滋地说，“快去快回。”

“这个……那行吧，你小等一会儿，我把药送进去很快就出来。”楚文杰走到门口，门口的守卫认识他，所以直接放行。

楚文杰还没进大堂，便听见邱广义在骂人。他在门口愣了一会儿，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邱广义一见楚文杰，阴沉的脸立马转晴，挥了挥手，跪在他面前的人马上连滚带爬地溜走了。而后邱广义一脸笑地说：“文杰来了啊。叔叔可是很久没见你们父子了，你父亲他还好吧？”

“还好，还好。”楚文杰在他面前总会感到拘谨，不知道为什么，“爹今天特别忙，让我向您问好，说等您服完这服药，会亲自来拜访您。”

“好，好，快过来坐，一会儿啊就留下来吃顿便饭，正好子豪也要回来，你们兄弟俩也很久没见了吧？机会难得，你们可以好好聊聊了。”邱广义很热情，并吩咐下人去煎药。楚文杰本来就没想

在这儿吃饭，再说黑子等在外面，他只好说：“叔叔，我今日还有事，真不能留下来吃饭了。”

“真有事？”邱广义问。楚文杰点头，邱广义于是说：“那行，既然有事，那叔叔就不强留了。过两天我亲自去白喜堂，请你和你父亲过来。”

楚文杰正要离开，邱子豪的声音在外面响起：“父亲，是文杰来了吗？”

楚文杰只好收回脚步，待邱子豪一进门，便赶紧迎了上去。邱子豪热情地说：“文杰兄啊，咱们兄弟很久未见，子豪甚是想念啊。”

“我也一样，早就想来拜访，可子豪兄一直忙于军机大事，所以不敢贸然打扰。”楚文杰跟他客套起来。

邱子豪对父亲说：“今天我要和文杰兄好好喝上几杯。”

邱广义和蔼地说：“文杰，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你们兄弟俩……”

“叔叔，文杰今日确实有事无法留下。子豪兄，实在对不起。我刚才跟叔叔说好，过几天一定会专门登门拜访，到时候我们两兄弟就可以彻夜长谈了。”楚文杰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如猫抓。他担心黑子在外面久等，还好邱子豪没有再强留。楚文杰离开大堂的时候，恨不得飞奔出去。

黑子见他出来，立即说：“快上来，我们这就找地方喝酒去。”

“黑子，这次轮到你坐上去了，我来拉你。”楚文杰不由分说就抢过了车把头。黑子拗不过他，只好遵命，还笑说：“拉过那么多达官贵人，今儿还是第一次坐这儿让人拉。”

“什么感觉？”

“我感觉吧，真爽，好像自己也变成少爷了。”黑子跷着二郎腿。

楚文杰大笑道：“那我今儿就让你好好当一回少爷。”楚文杰拉着黑子满大街跑。黑子乐不可支，几次想要下来，但楚文杰就是不让，还说：“咱们是兄弟，之前你免费拉我，现在我免费拉你，扯

平了。”

“可是你是大少爷啊，我就一拉车的，怎么能跟你比呀。”

“什么少爷不少爷的，你别跟我瞎扯。咱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平起平坐。以后你要是再跟我提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可跟你没完。”

黑子傻笑起来。楚文杰正要接着说，突然被一声尖厉的汽车喇叭声吓到。楚文杰扭头一看，居然看见一张熟悉的脸，而那人也正从车窗里看着他。楚文杰立马停下，怔怔地看着那张脸，心里直犯嘀咕，心想怎么会碰见这个人。

黑子感觉不对劲，下车问他看到什么了。

“没、没什么。走，喝酒去，等喝完酒，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楚文杰把车还给了黑子。黑子狐疑地看了一眼汽车的背影，眉头悄然紧蹙。

两人找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些酒菜，又接着聊了起来。楚文杰不自觉便问起他当年不辞而别的事。

黑子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悲痛，加上酒晕，脸上更显得黑黝黝的。

“不能喝就少喝点。我记得你以前倒是很能喝的，今天这是怎么了？”楚文杰笑说，“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难道你遇到我，一杯就醉了？”

黑子现在可没心情跟他开玩笑，而是叹息了一声，说：“其实当年不辞而别，我很对不住，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楚文杰缓缓点了点头，问：“能不能说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黑子眼皮低垂，说：“我爹当年滥赌，欠了一屁股债，还被人追杀，我们只得连夜离开汉口，也没来得及跟你道别。”

“叔叔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黑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那血色的一幕又浮上心头。“在逃亡的过程中，父亲被日本人杀死了。”

楚文杰大惊，心头为之一震，不想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想到报纸上那些惨剧居然会发生在黑子身上。

黑子沉默了一会儿，才从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说：“我亲眼看到父亲死在日本人的刀下。要不是我命大，现在也不可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了。算了，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来，喝酒吧。”

楚文杰跟黑子轻轻碰了碰杯。他为兄弟的命运多舛而感到难过。

两人酒足饭饱之后，夜幕已经徐徐落下。楚文杰带着黑子来到了清河戏院。

清河戏院不大，但小有名气。很多人来这儿看戏，都是冲着当家花旦卢小叶的。她唱腔清新脱俗，模样娇俏。

两人坐下的时候，卢小叶正在台上表演。楚文杰一见卢小叶，立即变得异常兴奋，不停地鼓掌、叫好，听得如痴如醉。

黑子却坐不住。他根本不喜欢这玩意儿，也听不懂。待卢小叶下场时，楚文杰才像还魂了一般，骄傲地说：“她叫卢小叶，她可是这儿唱得最好的。我隔几天就来听上一出，不听就难受啊。”

黑子微微一笑，说：“可惜我听不懂，不然以后就可以常陪你来了。”

“没关系，其实我也不怎么懂。”楚文杰边说边往后台张望。黑子恍然大悟，说：“我知道了，你来这儿是别有用心，根本不是为了听戏，而是为了那个叫什么卢小叶的花旦。”

“你小声点，能不能不要这么聪明。”楚文杰压低声音说，“待会儿我带你去后台见她。”

“你还要去后台？算了，算了，我可不敢去。要去你自己去，我在外面等你。”

“怎么就不敢去？又没人要吃你。放心吧，跟着我，没人敢拦你。”楚文杰趾高气扬地说。两人又听了一出戏，待到散场，楚文杰就拉着黑子往后台走去。

黑子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楚文杰说：“别担心，我说了没人

会拦阻的。”楚文杰找到正在卸妆的卢小叶，抑制着内心的兴奋，慢慢走到卢小叶身后，低声叫道：“小叶。”

卢小叶其实早就从铜镜中看到了他，脸上也溢满了灿烂的笑容。

黑子看到卢小叶卸妆后的真容，脸色不禁微微一变，但立即恢复如常。

“小叶，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黑子。”卢小叶见到黑子时，脸上表情也瞬间僵硬了两秒钟，但又马上向黑子微微点了点头。黑子忙说：“我就一拉车的，以后卢小姐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汉口血案

黑子借故先行离开，楚文杰送走他后，对卢小叶说：“晚上没事了吧，要不出去走走？”

卢小叶笑了笑。两人走在大街上，虽然街上依然热闹，但楚文杰的世界里只有卢小叶一人。

“我爹明天回来，恐怕以后要见面就没这么方便了。”卢小叶说。

楚文杰无奈地叹息道：“看来我们以后又得转地下了。不过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爹接受我的。”

“我爹是个老古董，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卢小叶正说着话，突然看到卖糖葫芦的，就高兴地说，“这么晚了，我以为已经收摊了呢。”

“想吃？”

卢小叶连连点头。她拉着楚文杰来到卖糖葫芦的老人面前，指着最大的一个说：“我要这个。”

卢小叶拿着糖葫芦，却舍不得吃，只是赞叹道：“好美啊，真不舍得吃了。”

楚文杰就喜欢她楚楚可爱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不舍得吃，等它坏了，不也变得不美了？所以还不如现在就吃了它，只记得它们美丽的时刻。”

卢小叶一乐，把糖葫芦递到他面前，说：“那你先吃一颗。”

“还是你先吃吧，这是你最喜欢的。”

卢小叶小心翼翼地咬下了第一颗，含在嘴里。楚文杰看着她灿烂如花的笑脸，说：“糖葫芦再美，也美不过你的笑容。”

卢小叶羞涩地垂下了眼皮，突然轻微地咳嗽起来。楚文杰紧张起来，卢小叶说：“没事儿，嗓子有些不舒服，可能是唱戏累着了。”

“我明儿晚上过来的时候，让我爹给你开一些汤药，你吃了就会好的。”楚文杰担心地说，“外面风大，容易着凉。这样吧，今晚暂且先送你回去休息。”

卢小叶却说：“我还想跟你说说话。”

“这样啊，也行吧，但是再说一会儿就送你回去。”

“嗯！”卢小叶很乖巧，“你也早点儿回去，要不你爹该担心了。”

“不会，我爹向来很少管我。”楚文杰大大咧咧地说，“我又不是女孩子，有什么好担心的。倒是你，等你爹回来，晚上要约你出来估计就难了。”

“嗯，不过不要紧，总会有机会的。我就对我爹说想出来转转，或者让我表妹陪着，这样我爹不就没话可说了？”卢小叶嘴里说的表妹也是戏园子的人，叫孙珂。

楚文杰坏笑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利用你表妹来做掩护，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但是我爹很厉害的，肯定会发现我们的诡计。”

楚文杰笑道：“不用担心，那唱词里不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我们总会有办法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说服你爹接受我。”

“我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总是担心我受委屈，所以管我管得非常严。”

这话触及了楚文杰的心事，于是他说：“其实我俩还真是同病相怜，我从小也没了娘，也是爹独自把我抚养成人的。”

卢小叶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你没见过你娘吗？”

楚文杰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爹说，生我的时候，娘难产去世了。”

卢小叶抱歉地一笑，说：“所以，我们以后要好好地孝敬老人家，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我爹经常让我跟他学医，以后帮他打理白喜堂。可也不知为什么，我对学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也许等爹百年之后，白喜堂就不存在了。”

“那你想做什么？”

“还没想好，不过总会找到喜欢做的事。”

楚文杰把卢小叶送到戏园子门口，然后独自回家。他走在路上，回想着卢小叶可爱的笑容，心里甜滋滋的。其实他们相识不久，楚文杰对卢小叶是一见倾心。

楚文杰回到白喜堂的时候，楚望廷还未休息。楚文杰问候了一声，正要回房，却被他爹叫住：“这么晚了，到哪儿疯去了？”

“跟黑子听戏去了。”

“黑子？”

“就是白天我跟您说的跟我一起玩到大的黑子。他很多年前随他父亲离开汉口，最近才回来……”

楚望廷打断了他：“就是你大白天用人力车拉着在大街上到处跑的那个？”

楚文杰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笑着说：“我们闹着玩儿呢。是青木叔叔告诉您的吧？”

“闹着玩儿？”楚望廷不快地说，“你可是白喜堂的大少爷。黑子是什么人？一个人力车夫。你竟然不顾自己大少爷的身份拉着他满大街跑，还好意思说闹着玩儿？”

楚文杰不知道父亲为何发这么大的脾气。在外人眼中，父亲是个大好人，尤其对待病人，不论贫穷富贵，全部一视同仁。他反驳道：“人力车夫怎么了？大少爷又怎么了？我们都是人。他拉我累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换过来拉他？”